

此「欲」非彼「欲」 ——從蛇頭談起（下）

高明道

以上玄奘譯本代表印度論著裡的一種詮釋，把「諸欲」理解成「諸欲境」，參考價值頗高，不過跟巴利傳統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低下先瞭解巴利《經集》的注（*aṭṭhakathā*，即「義說」）本身是怎麼講的。《經集》第四品（*Aṭṭhakavaggo*）第一經（*Kāmasuttam*）第三頌（蛇頭偈）的注¹僅陳述「第三頌約略的意思」（“*tatiyagāthāya saṅkhepattho*”）——有哪一位〔比丘〕（“*yo [bhikkhu]*”）在此（“*tattha*”）透過貪欲的捨棄或斷除（“*chandarāgavikkhambhanena vā samucchedenā vā*”）跟這些可愛的感觀對象（“*ime kāme*”）保持距離（“*parivajjeti*”）正如（“*iva*”）他靠自己的腳（“*attano pādena*”）²跟一條蛇的頭（“*sappassa siram*”）保持距離般，這位比丘（“*so bhikkhu*”），整個世界都放下（“*sabbaṃ lokaṃ visajitvā*”）³，然後穩穩地（“*ṭhitattā*”）、清楚分明超越（“*sato hutvā samativattati*”）稱為「對世間的執著」的貪欲（“*loke visattikāsaṅkhātāṃ taṇhaṃ*”）。在此頂多可推理「整個世界」跟「可愛的感觀對象」有所呼應，並未看到直接詮釋“*ime kāme*”的文字，大概是因為相關解說在同經第一偈的注已有。該注⁴具體指明：「在這邊，“*kāmaṃ*”⁵是當作貪欲對象義的“*kāmaṃ*”（“*vatthukāmaṃ*”），指（“*saṅkhātāṃ*”）色等三種層次⁶（“*rūpāditebhūmaka*”）的可愛（“*manāpiya*”）現象（“*dhamma*”）。」此“*kāma*”無疑指主觀認定會帶來快樂的感觀對象。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同時是內在煩惱的欲望（“*kilesakāma*”）。

《〈經集〉注》這部也許在斯里蘭卡編纂的書，作者不可考，年代比覺音（*Buddhaghosa*）晚⁷，但巴利文獻中另有部作者較確定的注釋也分析蛇頭偈，即護法（*Dhammapālo*）著《〈導論〉義說》（*Nettiatṭhakathā*）⁸。《導論》原來引述《經集》的蛇頭偈⁹，而

《義說》該處便闡述¹⁰：第一句意指「有哪一位比丘（“*yo bhikkhu*”）在此（“*tattha*”）透過貪欲的捨棄或斷除（“*chandarāgassa vikkhambhanena vā samucchindanena vā*”）跟前面提過的可愛的感觀對象（“*yathāvutte kāme*”）樣樣（“*sabbabhāgena*”）都保持距離（“*vajjeti*”）」。像什麼呢（“*yathā kiṃ*”）？這是第二句交代的：「像任何有意繼續活著的人（“*yathā koci puriso jīvitukāmo*”）在路前面（“*paṭipathe*”）看到一條黑色毒蛇後（“*kaṇhasappaṃ passitvā*”），就靠自己的腳（“*attano pādena*”）繞避它的頭那樣」。最後兩句則說：「這位比丘（“*so bhikkhu*”）整個世界都放下（“*sabbaṃ lokaṃ visajitvā*”），然後穩穩地（“*ṭhitattā*”）、清楚分明超越（“*satimā hutvā samativattati*”）這種稱為『對世間的執著』的貪欲（“*loke visattikāsaṅkhātāṃ imaṃ taṇhaṃ*”）。」至於「前面提過」的問題，《〈導論〉義說》對“*kāma*”下定義，措辭跟《經集》的注一致，唯一的差別在於把“*manāpiyarūpādiṃ tebhūmakadhammasaṅkhātāṃ*”拆開來，而不是寫在一起。直到十六世紀，*Saddhammapālo* 為《導論》撰疏時，上座部學者的態度並沒有改變¹¹，質言之，最起碼覺音後不久乃至近代都是一致。他們不會把蛇頭偈的“*kāme*”看成內心的「欲望」，如此解讀無誤，是可以從另一首古偈進一步獲得肯定。巴利《小部·長老偈·六偈集·薩跋嚙彌長老偈》¹²中第五首，文句跟《經集》的蛇頭偈一模一樣，唯一的差別在於用“*cetā*”來取代“*kāme*”。¹³“*cetā*”是“*ca etā*”二詞的連寫，而注中把此處“*etā*”分明解釋為“*etā itthiyo*”，即「這些婦女」。女性當然不是心裡面的貪欲，而屬於外在的感觀對象，跟古人注釋的理解完全吻合。所幸，近期西方出家譯者當中有一位理解跟筆者相應，即美國籍的 *Paññobhāsa* 比丘。他 1999 年就翻了

《經集》，將蛇頭偈譯作：“Whoever avoids objects of desire, as with one’s foot the head of a snake, / He, being mindful, transcends this attachment in the world.”¹⁴

當然，我承認有部很古老的巴利語「注釋書」不是這樣說的。所有尚傳的注解中只有《大義釋》（*Mahāniddeso*）於蛇頭偈處明文、具體指出所謂“kāme”到底是什麼，而其解說中竟涵蓋構成煩惱的“kāma”（“kilesakāma”）和當作貪欲對象、作為客體的“kāma”（“vatthukāma”）。¹⁵表面看來，如果以《大義釋》為標準，則得推翻——或最起碼要修改——前面的結論，但《大義釋》的特色在於從一個語詞出發，延伸無限的同義詞或法數，以致大量的內容往往跟表面上要注釋的經文並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些多出的資料固然為語文等研究提供豐富的信息，但對經文本身的掌握無任何助益可言。以偈中的「蛇」為例，《大義釋》引第二偈句“sappasseva padā siroti”後，一針見血地說：「蛇」（“sappo”）叫作「蛇」（“ahi”）¹⁶。實際上，“sappo”原來已是非常普通的語詞，沒有必要特地花篇幅闡釋。《大義釋》仍未錯過發揮的機會，原因或許是《大義釋》的性質實屬訓詁資料依類彙集成書，情況類似《爾雅》，跟後來開展的典型注釋頗有段距離。這一點從接著的分析更清楚看出：《大義釋》提“sappo”「因什麼特色叫做“sappo”」的問題（“kenatthena sappo”）後¹⁷，自問自答是因為它趴著走（“saṃsappanto gacchati”）。此番具語源學色彩的講解應該就夠了，然而《大義釋》還是趁這個機會將「蛇」的同義詞大量搬出來，依循前句「(x)因什麼特色叫做“x”」的邏輯羅列鋪陳：因為它彎曲走（“bhujanto gacchati”），靠著胸膛走（“urena gacchati”），頭往下面走（“pannasiro gacchati”），靠頭爬（“sirena sappati”），睡在洞裡（“bile sayati”），睡在窟中（“guhāyaṃ sayati”），因為它牙當武器（“dāṭhā tassa āvudho”），它毒很可怕（“visaṃ tassa ghoram”），它舌二分（“jivhā tassa duvidhā”），且用兩個舌頭嘗味道（“dvīhi jivhāhi rasam sāyati”），所以蛇有“bhujago”、“urago”、“pannago”、“sirimsapo”、“bilāsayo”、

“guhāsayo”、“dāṭhāvudho”、“ghoraviso”、“dvijivho”、“dvirasaññū”等十種異名。這段自由聯想的「蛇學小百科」跟《小部·經集》蛇頭偈沒有直接的關係，正如“kāme”解說中多出一段介紹作為煩惱的「欲」和偈頌本身無關。上座部歷代注釋家不採納此說，完全正確。照此傳統將《經集·欲經》的蛇頭偈譯成華文，或可藉長行的方式譯作：「誰繞避可愛的感觀對象像靠腳〔繞避〕蛇頭那樣，這個人，因一舉一動分分明明¹⁸，就脫離那種對世間的愛著。」¹⁹

1. 即“tatiyagāthāya saṅkhepattho yo pana ime kāme tattha chandarāgavikkhambhanena vā samucchadana vā attano pādena sappassa siraṃ iva parivajjeti, so bhikkhu sabbam lokam visaritvā ṭhitattā loke visattikāsaṅkhātam taṇham sato hutvā samativattati”。
2. 至於用“padena”來解釋偈頌的“pādā”，參 Thomas Oberlies, *Pāli: A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the Theravāda Tipitaka*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1) 第 142 頁。據此，“pādā/padā”是巴利語陽性 -a 名詞具格單數用 -ā 的唯一例子。
3. 緬甸版本（*Chaṭṭha Saṅgāyana Tipitaka Version 4.0*）的“visaritvā”儘管和《〈導論〉義說》（*Nettiṭṭhakathā*）一致，但就文義講不通。在此依《〈長老偈〉注》“……tattha chandarāgassa vikkhambhanena vā samucchindanena vā attano pādena sappassa siraṃ viya parivajjeti, so sabbam lokam visajitvā ṭhitattā loke visattikāsaṅkhātam taṇham sato hutvā samativattati”採納“visajitvā”。
4. 即“tattha kāmanti manāpiyarūpāditebhūmakadhammasaṅkhātam vatthukāmaṃ”。
5. 經文本來用受格，所以注中保留“kāmaṃ”的形式。
6. 即欲、色、無色三界。
7. 參 von Hinüber 上引書第 129-130 頁。
8. 同上，第 168 頁。
9. 英譯本還是將其中的“kāme”當作「欲望」，說：“He that shuns desires, as a snake’s head with his foot, / And is mindful evades this attachment to the world.”見 Bhikkhu Ñāṇamoli, tr., *The Guide (Netti-Ppakaraṇaṃ) According to Kaccāna Thera*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77) 第 14 頁。另參 Bhikkhu Ñāṇamoli, tr., *The*

- Piṭaka-Disclosure (Petakopadesa) According to Kaccāna Thera*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79) 第 60 頁。
10. “yo kāme parivajjetīti yo bhikkhu yathāvutte kāme tattha chandarāgassa vikkhambhanena vā samucchindanena vā sabbhāgena vajjeti. yathā kiṃ. sappasseva padā sīroti yathā koci puriso jīvitukāmo kaṅhasappaṃ paṭipathe passitvā attano pādēna tassa siram parivajjeti. somam pe samativattatīti so bhikkhu sabbam lokam visarivā tītatā loke visattikāsāṅkhātāṃ imam taṇham satimā hutvā samatikkamatīti.”
11. 參 *Nettivibhāvanī* 此處所謂 “kāmeti vuttappakāro vatthukāmo” (“kāme” 指前面提過的、當作貪欲對象義的 “kāmo”)。有關 *Nettivibhāvanī*，參 von Hinüber 上引書第 176 頁。
12. 見 *Khuddakanikāye Theragāthāsu Chakkanipāte Sabbakāmittheragāthā*。
13. 該偈近代華文翻譯——例如雲庵譯《長老偈經》（元亨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小部經典·三》，高雄，1995）第 147 頁的「避此等婦女，如足避蛇頭，彼持有正念，此世毒執伏」，或如鄧殿臣《長老偈·長老尼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第 119 頁的「有人卻明智，視女毒蛇頭；自知應遠離，不被貪欲鉤」——，似均有改善空間。
14. 見 Bhikkhu Paññobhāsa, *The Atthakavagga. Pali,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Path Press Publications, 2012) 第 9 頁。
15. 即 “kāme parivajjetīti, kāmāti uddānato dve kāmā vatthukāmā ca kilesakāmā ca pe ime vuccanti vatthukāmā pe ime vuccanti kilesakāmā”。
16. 即 “sappo vuccati ahi”。
17. 一般著作將 “kenatthena” 理解、翻譯成「在什麼意義上」，諸如 “the inquiry as to the sense in which ……”（見 K. N. Jayatilleke, *Early Buddhist Theory of Knowledg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0] 第 381 頁）、“in what sense is it ……”（見 Buddhaghosa, *The Path of Purification: Visuddhi Magga* [fourth edn., Ñāṇamoli trans.,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79] 第 6 頁）等等，恐待斟酌。《大義釋》的《注》，加上《長部》、《增支部》的《疏》，都有用 “kena sabhāvena” 來說明 “kenatthena” 的例子，《中部》疏甚至說 “kena sabhāvena kena lakkhaṇena”，但 “sabhāvo” 跟 “lakkhaṇam” 都未曾含「意義」義。
18. “sato” 此譯法，參 Kuan Tse-fu, *Mindfulness in Early Buddhism: New approaches through psychology and textual analysis of Pali, Chinese, and Sanskrit sourc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第 46 頁。
19. 若以偈頌體呈現，也許可以說：「如人以足避蛇頭 繞避可愛外境者 則因志念堅固已 超脫於世愛著縛」。